



初夏的绿树,在窗口炎炎地闪烁。她就安静地站在那里,仿佛等待着什么,一言不发地,任洁白的裙子也沉默地垂着。

直到现在,我依旧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陈老师的情景。

她站在老师办公室里,背对着门口,穿着一条长长的白色连衣裙,孩子们挤在办公室门口,却只敢探出半个脑袋,或者一只眼睛,偷偷往里看。同学们激动不已,小声议论着这个美丽背影的来历。

“你们还不知道?她可是我们的新班主任老师呢。”“她是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好像才 20 来岁吧。”

我们不断听着这些看起来很可信的传言,心中满是期待。孩子们大约总也是喜欢一个年轻漂亮的班主任,应该是已经厌烦了学校里太多严肃的老年女教师。

在同学们唧唧喳喳的声音下,她却始终背对着门口站着。我想,她是一定能听到孩子们的推挤声和议论声,也许是出于羞涩,令她没有回过头。

但是最终皆大欢喜,如我们所愿她成了我们的新班主任。

她站上讲台,还是那条长长的白色连衣裙,进行着自我介绍,她确实是刚刚毕业,大概不过 20 岁的年纪,一副大姐姐的模样。面对着我们,一脸纯净的微笑。

除了语文,她还教我们一些副科。我记得,她的字很漂亮,粉笔总在黑板上吱吱地画出有力而不失优美的线条,所以空余时间会教我们使用钢笔。于是,小小的我梦想着得到老师的青睐,梦想着自己能够快快长大,穿长长的白色连衣裙,写漂亮的钢笔字。

不过,那时的我,我想我并不是一个讨喜的小孩子。我的嘴不甜,也不会做些让人觉得可爱的事情,还经常会莫名地哭起来。

然而,我却从不当着大人的面哭。有人说,小孩子的哭多少有表演的成分,是为了博得大人的疼爱。而我,似乎从来没有这个意思,甚至害怕被他们发现。于是,喜欢躲在被子里,默默哭泣,有时还不知不觉的把自己想象成备受虐待和委屈的灰姑娘。我好像乐于体会那种独自的哀伤。这连我自己都觉得无法解释,毕竟我只是那么小那么小的孩子。

老师们通常只是在图画课上表扬我,并把我的画的小花朵、小动物等当做范画贴在小黑板上,那是我最光荣的时刻。而更多的时候,在没有图画课的时候,我·像只胆小的小猫缩在自己位置上。

而在那个时候,可以为所欲为的,是那些老师们宠爱的孩子。像我这样并没有人多理睬的小朋友,总是投了羡慕的眼光,跟在他们身后,想给人家做好朋友。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小女孩,老师经常把她叫到跟前,辅导她做作业,嘘寒问暖,还夸她像洋娃娃,我们都知道老师喜欢她,便都喜欢和她玩。其实为些什么呢?小孩子哪有什么功利的想法,但这俨然是成人世界的缩微一样。

她给我印象深刻,以至于这么多年后我还能够叫出她的名字,当时并没有什么美丑判断,现在翻开相册看,



好久不见,故乡!

十月末的某个下午,阳光正好,微风正好,时间正好,一切的一切都为我想回家的念头做好了铺垫,于是,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兴许是还站在夏季的尾巴上,秋天的温度还我留着些许夏天的味道,打在脸上,竟是一种温暖而滚烫的味道,慢慢的渗透到心里,酿出一湖甜美的光酒,心,也是醉了……

秋日的下午,总是那么的短暂而又慵懒,就连太阳,也早早的收拾好行李,准备下班回家了,只留下几片新生的晚霞看门,没了太阳的撑腰,这几个小家伙在天空中羞涩的红了脸。

兴许是太粗心了!太阳竟然把那件华丽的斗篷遗忘了在天空,遮掩了人间的光辉,只留下星星点点的光芒洒落在天空,没了白天的喧嚣,但却多了一份沉寂,调皮的星星在黑夜中使劲儿的眨着眼睛,忽闪忽闪的,宛如奶奶口中的小孩,躲在摇篮中扑闪着大眼睛,好奇的张望着这个世界,听着奶奶的摇篮曲,但却怎么也不肯睡去。但忙碌了一天的故乡却在摇篮曲中渐渐睡去,淡淡的虫鸣声,是故乡梦中的点点呓语,一片的宁静中,恬淡的梦,化成缕缕深雾,氤氲着明天的美好……

清晨,在故乡的怀抱中被故乡的吃吃细语吵醒,邻里的问候,鸡鸭的争鸣,顽皮的狗吠,交织成一首优美舒适的起床曲,缕缕的炊烟是她柔软的身姿,和着微风,荡出魂牵梦萦的思念。

似乎是昨夜的梦太过于甜美,浓浓的大雾遮掩了她害羞的脸庞,朦胧中,透出一丝心动的愉悦,和着晨雾,弥散出一丝丝的暧昧,淡淡的红晕在茫茫大雾中若隐若现。

九点已过,太阳才隐约的探出个头儿来,慵懒的俯瞰着大地。大雾玩累了吧,转身投向大地母亲的怀抱,兴许是转的太急了,薄衫挂在了万物上,凝成一颗颗晶莹透明的音符,小小的叶子承受不住它的内涵,终于,“叮”,清脆的一声,这颗音符完成了它的旋律。侧耳倾听,处处都有它们的跃动!

秋日的午后,阳光是柔软的,宛如母亲的怀抱,紧紧地包裹着我们,她用她的双手轻轻地拍打着我们,一如儿时哄我们入睡般的轻柔,温暖那许久不曾温暖的地方……

秋日,山里怎可少了那野菊花的踪迹呢!看,漫山遍野的金黄,随着微风摆动,她的灵魂也在空气中荡漾着,和着那星星点点的苦涩的清香,在风中弥漫开来……

我想故乡是懂我的,不然空气中怎会有我心里即将离别的苦涩的味道?

纵使有千万般的不舍,还是不得不踏上离家的旅途,眼泪模糊了眼前的道路,咬着牙不回头的向前走去,但是身后的目光却依然穿透了我的身体,母亲的目光,在这个浓浓的秋天,更加的浓重了。

再见了,故乡。再见了,母亲。再见了,这荡漾我灵魂的天空。

文/护理学系 邓蕾

那果然是个洋娃娃一样可爱的小孩子,不能怪老师喜欢她了。

渐渐地,我也想成为老师喜欢的孩子,特别是陈老师喜欢的小孩子。于是,我总喜欢把字帖写好,一笔一画地练习着,却由于用力太大将钢笔用分了叉。为了写好字,我的字帖上的空白处也被练习的字迹占据了,规定练习五次的字,我却愿意写上十次、二十次,还经常乐此不疲。我太希望能写出和她一样漂亮的字了,从那时起,我就对钢笔水画过白纸那蓝色的线条痴迷不已。

写好的字帖,陈老师会要求我们交给她批改,她会在写得好的字上画上圆圈。渐渐地,我获得的圆圈越来越多了。而今看来,我曾经写下的那些练习中的钢笔字一定非常稚拙。但老师却看得出,每一个字,每一个笔画都包含着孩子认真的心。她于是常常鼓励我,于是,我开始相信,我也是一个能得到老师喜爱的小孩。

到现在,那个绿树炎炎闪烁的窗口,那个日光充沛的初夏,还仿佛近在眼前。

但穿着白裙子的陈老师已经成为孩子的母亲。

后来,我的小学,只有几排简陋瓦房的小学,随着我们的毕业,在城市改造中早已被拆除,老师们也离开了,调往其他的学校,继续他们的教师生涯。

很多年,没有了她的消息,不知道她调往哪所学校。但时常会想起她,猜测着她书桌的玻璃板下,会不会压一张旧时的毕业照片?那一年,我们还是天真的孩子,那一年,你还是穿白裙子的女孩。

一个不经意的念头,让我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让人欣喜的是得知了她的联系方式和工作单位。抱着忐忑的心情在留言板留下了我的电话,然后等候着回音。让人意外的是几天过后竟收到了她的短息。她说她很激动,说她心潮澎湃。

十几年的光阴,让我们各自穿越,又在另一个端点重逢。老师,你好吗?我记得的是,你纯净的微笑,洁白的裙。仅能联系上的几个小学同学相约初夏去看她。

那时,绿树依旧炎炎,在那张毕业照片上,你还能认出谁的面孔,叫出谁的名字,还有想起谁,那时的调皮,那时的可爱?

文/临床医学系 李畅



北湖 (副刊) 校园风光 摄影/张伟闻

曾落将军一阵中

嘉靖七年十月初一的深夜里,江南漕运把总戚景通的儿子出生了。等一切忙完时,天已然大亮。

戚景通推开木窗,炽日初升的万丈辉光穿透浑浊的云层铺洒而下,像涌进了一场清澈的大雨。他在璀璨晨光中看着儿子的脸,说——那,就给他取名继光吧。

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成为倭寇最可怕的噩梦。

几百年后,这个名字依然被无数人们俯首膜拜。

冠绝当代,光耀千秋。

一 少年之志

当年戚祥跟随朱元璋走南闯北,朱元璋授戚祥之子为将军,世袭罔替——即这个位置将永远由他的子孙接替下去。可年少的戚继光将军戚继光并未骄奢淫逸,反而勤奋好学,这都是受他父亲和老师的影响。戚景通是个老实忠厚的官员,不是什么才能出众的奇才。可他的清廉严谨,一心为国、不记个人得失,为少年戚继光的心中埋下了光明的种子。而不收钱财、无私地授予戚继光知识的老师,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颗种子将成长为守护整个王朝的参天大树。

梦,似实而虚的悠悠扬扬;似是而非的潇潇洒洒;似合而散的惘惘怅怅。如那似水般的琴弦声,愀然空灵;似那如山般的琴键声,怅然若失……

梦,或许虚幻。粲然半尺破碎的流离漫舞天际;沉郁一汪懵懂的芬芳沁透氣息。唯美的乐章、凌乱的舞步,共同演绎一曲梦的交响。几只归途的鸟儿在空中盘旋,慢慢一曲奏鸣曲在原野中升腾,夕阳洒下余晖,倒映在地上,原本粉色的樱花被渲染了鲜红,奔放的盛开着……

梦,又或狂放。抛却杂乱无章的现实,在梦中洋洋洒洒,欣赏属于自己的那一株艳丽奇葩。天



下苍茫,胜者为王!冷冷青锋刀,亭亭青雀桥;柔水的小镇,终育不出烈火金剛!残月当头,盘坐山头,静听那,声声狼嚎的铿锵……

梦,可能迷离。倦面东窗,帘风风吹帘;愁容残月,云挡月映云。杨柳婀娜飞絮漫洒,抖一瓢晶莹的湖水涓涓流淌。寂静长夜,总喜欢在昏黄的灯下闭目沉思,直至沉入一个个无眠的梦,无止境之梦,似乎杂乱确乎纷繁。只晓得,铮铮铃颤,袅袅炊烟……

梦,常使我忘却烦恼、失却忧愁,独剩一幕干净的灵魂自由飞翔、任意驰骋。梦的意蕴婉转悠长,虽大都是不规则的点线面体,却也不外乎缤纷的虹雀草花;即使春意黄昏亦逝,也还有风花雪月相伴,共同斟的一碗清茶、细数点点落花,描绘那幅婉约的画、吟唱那首无声的歌……

人这一生,有太多坎坷,太多曲折。本来儿时纯洁的梦境早已变得残破,甚至丢弃在角落里。

利。原因很简单——所有士兵一碰上敌人就跑光了。这样一触即溃的军队,永远只有失败。于是,戚继光做了一个决定——重新练兵。

站队列、行进、转体。学号令,错了就打,打完继续练。定期实战,打赢赏银一份,打输就赐五大棍。

——我知道你的辛苦,我的残忍,可是为了你能在千军万马、尸山血海中活下去,为了拯救无数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为了大明王朝和平安宁的未来,我必须残忍。

几近惨无人道的训练方式让这些士兵们成就了非凡的功绩。

这就是名闻天下的戚家军。

戚继光几乎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白日练兵,夜里苦学兵法,对兵书批判性吸收,以唐顺之的秘笈为原型,苦苦思索探寻,终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作战阵式——鸳鸯阵。几近完美,毫无破绽。这是中国古代几乎最高等的军事智慧的体现,百年后亦无人能将其破解。

嘉靖四十年,戚继光带领四千明军对战两万日本倭寇,五战五胜,敌军阵亡五千五百余人,明军死伤共计十余人,史称“台州大捷”。

戚继光的能谋善断、英勇无畏,引领者他的军队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隆庆元年,数十年的倭患终被戚继光平息。

戚将军,在那个浑浊的时代,是你的精诚勇敢、永不屈服,为大明王朝带来了辉光。铁肩护家国,真英雄自怀忠肝义胆。戚继光,你的坚定与勇气,终将被历史铭记。

相怜极目无疆地,曾落将军一阵中。

文/影像医学系 简琼艺

也许也只有到了暮年灯尽油枯之时,才会想起缝补已失去光彩的梦境吧。当然,此时的我们也还正怀着一个个色彩绚丽的梦,在梦中,悄悄倾诉只属于自己的点点滴滴、一丝丝忧愁。

梦,是一个暖融融的火炉,也只有用心,才能触摸到那一份瑟瑟的温暖。也只有在梦中,我才能释怀久久压抑的惆怅不羁,撒却悲伤,随意徜徉;我喜欢梦中的自由,更喜欢梦中的那个真实的自我。

人生从梦中惊醒时开始,亦是在重温梦境中结束。无论是新生的黎明,还是离别的黄昏,当人生的舞台落下坚毅的帷幕时,都是另一个梦境最甜美的开始。

在梦中观景,梦中怡情。触摸那份近在咫尺的静谧,感受那种遥不可及的憧憬。梦醒时分,便是与现实接壤的黎明……

文/临床医学系 黄瑞鹏

历史的暗角

——由“净身房”引发的对人的初衷和道德法则的思考

光同尘远比独身守节来的轻松,毕竟,后者需要终其一生去砥砺自我。于是,原来的初衷渐渐被忘却了。

破家县令,灭门令尹,三木之下,求之不得,明面上贪官佞臣这样的真小人大有之,但恐怕在暗角偷偷运作的伪君子怕也不少吧。明朝挺机案事发,宦官张差临死前嚎道:“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过如此。

如此看来,各朝各代在宦官权臣羽翼下悠哉享受荣华厚禄的上位者们恐怕早已忘记自己为官的初衷了吧。说句诛心的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帝王之失,朝代之更,四民之首的士子们怕也“功不可没”吧。

那些在精神上自我阉割、见风使舵、尸位素餐的所谓名官清流相较于被迫以残躯实现人生抱负的宦官们无耻的多,也可怕的多,从我的角度看,怀恩、李芳、陈矩等在皇帝怒摔砚台之时仍硬着脖子进言的内相远比蔡京、秦桧等阳奉阴违的外相亲切的多。

三.窥探后的思索

滑稽的是,出身卑贱的宦官尚有忠直报国者,高贵的士大夫却不能持守初心。以宋为例,身居高位的他们以唐末兵乱为由肆意压制狄青、岳飞;争名夺利的他们党同伐异,掀起乌台诗案以获得政治主导权;向权臣屈服的软弱的他们举起封建宗法的屠刀胁迫文天祥走向殉国之路……

走出净身房的小门,从外面凝视这罪恶的地方,一开始想一把火烧了它的邪念忽然消解了——这一实物让今日的我的思想在脑中跑马,在皇皇正史中窥到历史的暗角,在窥探的窃喜之后拷问自己的良知。

四.心中法则

康德说“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

人定胜天的想法本来就有待商榷;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可法,人言不足恤”也是偏激的。宇宙无涯,寿终有尽,自然可畏;道德法则人得以群居生活的基础,当然重要。因而,不循为官法则,贪欲迷眼的逆政权注定不得善终;而敬畏天法或人道的人即使像怀恩等不全之人亦可以让士林汗颜,古今称颂。

五.回归本心

贾平凹的《秦腔》中苦恋白雪的引生因为偷白雪的内衣被打,而恼羞自戕。

这种自我身体的阉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自我精神的救赎,自我初衷的回归。

以古人为鉴,古代的士子少时还怀有凌云壮志,一旦春风得意,常常忘却本心。连古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韩信,少负才名,官运亨通的张居正都无法持守初衷,在生命终点时名节受损。因此,无论在大学,在之后的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初衷,想想自己在幼年独自仰望星空时发出的豪言。

六.朝圣之路

在这个医患关系紧张的时代,作为一个普通的医学生,我在自己的案头写下:敬畏自然及法则,坚守医德与初衷。

文/临床医学系 高兵

缘分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我相信坐标
在人们生存的地球上
每一个人
都会有一个坐标点

你
将与谁为邻
与谁为友
和谁结为夫妻
必定是一种缘分
而非人力可为

他
想独善其身
远离红尘
不被喧嚣困扰
修筑篱篱心不甘
往往事与愿为

缘
是神奇的力量
今生有缘
千里能相会
倘若两人此生无缘
天天见面难相识

分
就要靠人来为
人格魅力
德行与才干
两情相悦才能知己
两心相依便成夫妻

人
漫漫人生路上
随心所欲
若今世有缘
念起便是最美的风景
无缘回头已看不到彼时的水

文/临床医学系 杨斯溪

